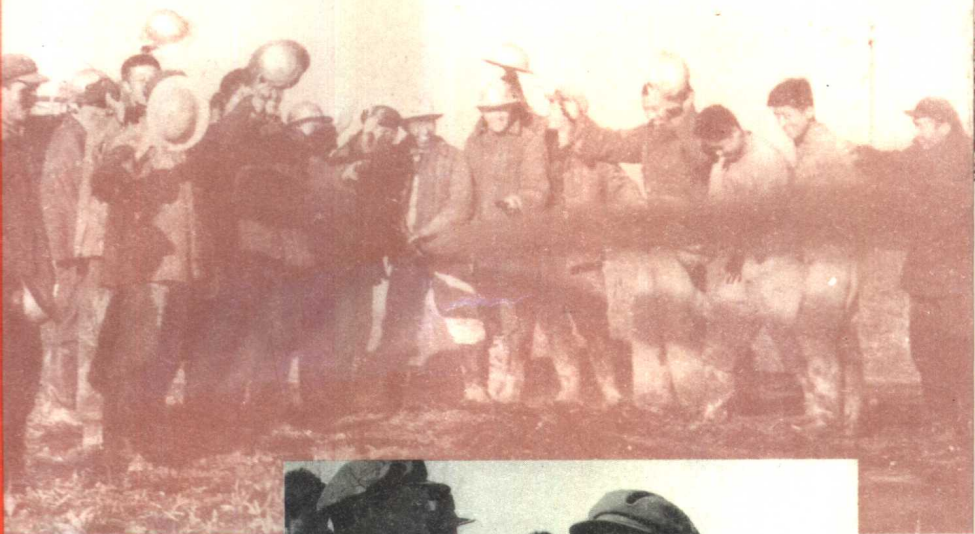


中国 ZHONGGUO SHIYOU DAHUIZHAN 石油大会战

CHEN DAOKUO ZHU
BAYI CHUBANSHE



A CHINESE
GREAT BATTLE
FOR OIL



陈道阔 著

新中国纪实丛书
八一出版社

中国 石油 大会战

陈道阔 著

Zhongguo
Shiyou Dahui Zhan

A CHINESE GREAT BATTLE FOR OIL

八一出版社

新登字(京)117号

书 名: 中国石油大会战

著 者: 陈 道 阔

出版者: 八一出版社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封 面: 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 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装订者: 河北三河工商局装订厂

发行者: 八一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18,000

版 次: 1994年3月第1版

印 次: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5081-0079-4/I·20

定 价: 6.7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硝烟弥漫了大海。庞大的舰队如移动的城堡，灰暗的堆堞隐藏着恐怖的杀机。导弹的火龙排空而过，一块块星条和青天白日图案的布片在滚动的烟霭里闪烁明灭……

1961年9月8日，台湾海峡以“反攻大陆”为主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正在紧张进行。

同一时期，祖国西南边境兵燹狂炽，朗钦藏布在炮火铁蹄之下流淌着横遭蹂躏的血泪……

一位气势汹汹的美国军事专家在这一年的第十二期《世界石油》杂志上如是预言：

对红色中国来说，（石油）自给自足障碍极其严重。苏联决定从中国撤走专家，大量的非熟练工人并不能代替专家，小茶壶式的炼油装置，生产的产品质量极为低劣，且成本高。结论只能这样：红色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燃料进行一次哪怕是防御性的现代战争……连几个星期也不行。

几个星期过去了，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星期过去了。红色中国以足够的燃料进行了一次次防御性的现代战争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三十年岁月匆匆。

沧海桑田，尘寰颠覆，往事烟云渺渺。

人有世仇，国无宿敌，天下面貌全非。

这一切都是必然的结局；但，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

那位美国军事专家预言的破产，是必然还是偶然？

让我们回到三十年前，回到中华民族那一段奇特的时空之间，去寻找这个答案吧。

目 录

第一章	(1)
1 毛泽东召见	(1)
2 彭德怀叮咛	(7)
3 邓小平决策	(13)
第二章	(19)
4 曾国藩旧居	(19)
5 怀仁堂打擂	(25)
6 第一次“不打肥皂”	(30)
第三章	(37)
7 先吃肥肉	(37)
8 南充春雷	(42)
9 沙海蜃楼	(48)
第四章	(54)
10 “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	(54)
11 “主席，亩产一万斤我不信！”	(59)
12 “天塌下来我顶着！”	(65)

第五章		(73)
13 “热”与“冷”		(73)
14 “快”与“慢”		(78)
15 “劣”与“优”		(84)
第六章		(90)
16 “我提反面意见!”		(90)
17 “坚决甩开钻探!”		(96)
18 “抱个大金娃娃!”		(101)
第七章		(107)
19 周恩来说:“你这个观点很好!”		(107)
20 毛泽东说:“你顶敢讲实话!”		(112)
21 罗瑞卿说:“你真会找窍门!”		(118)
第八章		(124)
22 一种精神的发现		(124)
23 一句名言的始末		(129)
24 一个典型的树立		(135)
25 一项决定的产生		(140)
第九章		(146)
26 彩色的点点		(146)
27 雷霆的呼唤		(152)

28 迷人的音乐	(160)
第十章	(166)
29 茅庐破歌	(166)
30 “豪华宴会”	(171)
31 马首是瞻	(177)
第十一章	(183)
32 逃会北戴河	(183)
33 风尘黑油山	(188)
34 授机千佛地	(194)
35 春满玉门关	(200)
第十二章	(208)
36 决心图	(208)
37 攻守篇	(215)
38 宽严论	(220)
39 将兵行	(227)
第十三章	(235)
40 定规矩的人最没规矩	(235)
41 有架子的人最没架子	(242)
42 不贪玩的人最会“玩”	(247)

第十四章 (253)

- 43 毛泽东关切至殷：“能不能多搞些品种啊？” (253)
- 44 邓小平慷慨解囊：“五千万就五千万！” (259)
- 45 周恩来妙语评章：“就这样很好的！” (264)
- 46 李富春幕后指挥：“搞个经验出来嘛！” (270)

第十五章 (276)

- 47 “王进喜，你给我把井填起来！” (276)
- 48 “政工干部就是揩屁股的！” (282)
- 49 “我们的任务是给知识分子当好后勤！” (287)
- 50 “搞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292)

第十六章 (299)

- 51 周恩来说：“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
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299)
- 52 贺龙说：“树大招风啊！” (303)
- 53 毛泽东说：“余秋里同志谈谈石油大会战吧！” (307)

尾 声

- 54 战场拾零 (313)

第一章

1 毛泽东召见

夕阳的晚霞把白塔镀上了一层金色。冰封的北海一片银白。远处几个滑冰的红衣少年，像几朵篝火闪烁着宁静而温暖的光芒。天穹一碧如洗，不时划过呼啸的鸽哨，溶解在灰色的院落；几点寂寞的寒鸦，挂在古树的枝头。

节令已经“立春”了，但春天还在遥远的江南徘徊踟蹰，任凭瀛台的垂柳在晚风中萧瑟着冰冷的枝条。只有一抹抹红墙绿瓦，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傲然自信地装饰着这座三朝古都的不朽繁华。

一辆天蓝色的华沙牌轿车，悄然无声地出现在丰泽园外。车里下来一位佩带中将军衔的将军。下车的时候，他的右手抓着空空的左袖口，似怕那袖子挂在车门上，但更像是托着伤残的左臂。

据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曾有十八位独臂将军。他中等身材，略显消瘦；五官英俊清秀，神情恬静悠然，很像一位精于刀笔功夫的翰苑高士，没有半点横行沙场的宿将风采。但从他那刚毅的眉宇和冷峻的气质，又不可掩饰地流溢出他的机决和悍猛的战将本色。

他是余秋里，四十挂零，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前几天，余秋里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958年1月27日—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把他叫到一边，上上下下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他一番，笑吟吟地说：“余秋里同志，我们准备让你和李聚奎同志对调一下，你来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总理，”余秋里脱口而出，“这个任务我可承受不了啦！”

“你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呢？余秋里很明白，既然是总理打招呼，便没什么可考虑的了。他只是觉得，这个责任实在太大了。

今天下午他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约请他去中南海谈话。他猜想肯定是工作调动的事。离开军队去抓经济建设看来是天命难违的了，但自己的想法还是要向毛主席汇报的，不然就不是余秋里的性格。

余秋里放下左袖口，径直朝洞开的红漆院门走去。好像有感应似的，院子里出现一个额头很宽的小伙子，望着余秋里怔了一下，转而笑道：“余政委，您来得真准时啊，毛主席说您要来了，您就来了！”

余秋里淡淡地一笑，跟着小伙子穿廊过院，向毛泽东的菊香书屋走去。

毛泽东刚吃过晚饭，拿着一支烟正要划火柴，看余秋里走进来，将火柴丢到茶几上。

“主席！”余秋里敬军礼。

“余秋里同志！”毛泽东迎上一步，和余秋里握手，并不寒暄，开口就问，“怎么？听说你有想法呀？”

“主席，”余秋里直统统地说，“我怕这个任务我承受不起嘞！”

“嗯？”毛泽东紧紧地盯着余秋里，用调侃的语气笑道，“余秋里同志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主席！”余秋里认真地点点头。

卫士不声不响地进来沏好了茶。

毛泽东沉下脸来，长长地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把手一挥，“坐下子，坐下子！”

余秋里在毛泽东的对面坐下，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毛泽东，余光却打量着毛泽东的书房。一排排整架的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等特别醒目。而茶几上、写字台上、一张小桌上也堆满书和手稿，完全是一个学究宿老的所在。

毛泽东点着了烟，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似乎要吐尽胸中的种种忧郁。

三十年来，余秋里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即使在最艰苦最危难的时刻，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乐观自信，像这样焦虑苦闷的表情，余秋里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不觉怦然心动。出于一种历史渊源的本能吧，他情不自禁猛地挺了下胸脯，为自己刚才那一句托词感到羞愧万分。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人全面否定了它至今仍在否定，有人痛苦地研究它至今仍在研究。在时间的长河里，它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历史漩涡，令一切脆弱的神经避而远之，不敢驻足凝视。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是很值得乐观的，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3280万担，钢产量达

535万吨，原煤1.31亿吨……工农业生产均大大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两个月前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宣布：我国将在十五年左右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但是，只有石油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去年只完成了146万吨，而“一五”计划却是201万吨。我国一年所需的500多万吨石油，绝大部分需要进口。国家有限的外汇，大部分用在进口石油上。石油工业部是“一五”期间唯一没有完成产量计划的工业部门。

早在1953年12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把地质部长李四光请到这间著名的菊香书屋，也是在这个霞满西天的黄昏时分，向李四光征询对中国石油资源的意见。新中国的建设太需要石油了。毛泽东焦迫地说：“李先生啦，我们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李四光以他数十年对地质力学的独到见解，娓娓倾诉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宏图。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得眉开眼笑。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国务院司局长以上的会议上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

希望永远寄托在明天便可能成为骗局。毛泽东似乎再也不能忍受石油工业的这个局面了。当他听周恩来汇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筹备工作时，说国务院准备调余秋里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立即首肯：“行，余秋里这个同志我了解！”

那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练兵运动中，旅政治委员余秋里根据部队练兵实际，总结了一套官兵互教、兵兵互教的群众路线的练兵经验，在部队全面推广。毛泽东对这个经验很是欣赏，作为“军事民主”的基本措施，写进他为中央军委

起草的党内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他真正“了解”余秋里，还是解放战争初期。那时部队兵员更新，成分复杂，部队战士百分之八十是由俘虏兵补充的。为了稳定部队，余秋里运用“诉苦三查”的方法领导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使这支部队在西北战场很打了许多硬仗、恶仗和大仗。毛泽东听彭德怀汇报后，特急电将余秋里从前线“请”到中央所在地杨家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取余秋里的汇报。他在为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论中，高度地赞扬了这个运动，即《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他今天约余秋里来家里谈谈，显然不是因为余秋里有什么“想法”的缘故；犹如送一位猛将出征，而且无疑是一场干系重大的艰苦决战；抑或是他太重视石油了吧……他到底如何考虑的，作者不敢妄作更深的猜测。反正，像整整十年前一样，他把余秋里“请”来了。不同的是，那时他的窑洞里挤满了肖华等高级将领，他一边听一边有滋有味地抽骆驼牌香烟；今天，却只有他和余秋里两人，他抽的是中华牌香烟。

毛泽东往烟灰缸里很潇洒地弹了下烟灰，似乎弹掉了心头的沉重负荷，轻松地笑道：“余秋里呀，你承受不了这个任务，你说哪个还能承受嘛？！”

余秋里本来是一副宣誓就职死不旋踵的表情，看主席笑了，也忍不住露出小字辈的本性，笑嘻嘻地故意饶舌：“主席啊，我们的高级干部多得很，您随便挑哪个都比我强嘞！”

“人家选了你嘛！”毛泽东倒是很认真，“人家要选你嘛！”

“主席呀，”余秋里苦着脸说，“我听说过，那地方很复杂，

工业知识我又没学过嘞！”

“没学过新学嘛！当年长征的时候，走过了雪山草地，我们的马夫、炊事员都成了战略家嘛！你说对吧？”

余秋里笑着点点头。

毛泽东和蔼地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四十三岁。”

“你年轻嘛！”毛泽东开导道，“在工作中学习嘛！土地革命时期，你们是红小鬼、儿童团，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还不都是军事家了！人家都是黄埔系、陆大系，很高的学历，还不都被你们打败了嘛！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嘛！”

“主席……”余秋里欠欠身子。

“好了好了，你不要讲了，你就去吧！”毛泽东扬了下手，打断余秋里的话。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呃，你是不是不愿意脱军衣？”

余秋里急忙否认：“主席，不不不！”

毛泽东哈哈笑了，说：“部长以上的干部调动，不是转业，是党的分工！不过，”毛泽东低下嗓门，把身子凑过来，有些神秘地说，“要是转业，你还可以发一笔财哩！”

“主席，”余秋里憨实地笑道：“我还没想过嘞！”

“就是嘛！你们两个换一换！你年轻，精力充沛，比李聚奎小十岁嘛！李聚奎同志是个好同志，他组织后勤工作也是很有经验的，军队也需要他，你们两个换一换！”

毛泽东的两只手臂左右交叉着潇洒地挥动。

这时，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党政领导错落而至。原来，毛泽东约请的并不只余秋里一人。在这个有些家庭氛围的聚会上，大家毫无拘束地聊着全国人大一届五次

会议的情况，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余秋里出任石油部长的的问题。毛泽东指着余秋里说：“余秋里，你说说你的想法吧？”

余秋里结结实实地说：“主席，等打下了石油这个仗，再来向您和各位领导汇报！”

“好嘛！”毛泽东环顾左右的亲密战友，高兴地笑了。

2 彭德怀叮咛

余秋里来向彭德怀辞行。

彭德怀正在打电话。他把话筒从右手转移到左手，一边对着话筒很严厉地批评着谁，一边给余秋里打手式，示意余秋里过去和他握手。他对余秋里总是这样随便。

“……没什么条件讲的！不准讲困难！就这样！”彭德怀“咔嚓”扣上了话筒，和余秋里相携着坐到沙发上。沙发没有弹性。肯定早就坏了，里面不知塞的些什么内容。

“他妈的个×，还给我老子讲条件！”彭德怀还气咻咻的样子，手在沙发扶手上拍击着，对余秋里说，“是我彭德怀和他过不去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你说是不是？”

余秋里抿嘴一笑，点点头，满是赞许钦慕的神色。

余秋里知道，彭老总这一段日子难熬。从去年一月开始，中央为了把国民经济建设搞上去，决定进行彻底的大裁军，即精减一百三十余万常备部队，把防空军并入空军，把公安军交给政府，把总军械部并入总参，总财务部并入总后。

这是一个很敏感很艰难的工作。多少部队要裁掉，多少军官乃至高级将领像失业了一般没有工作，去学习，等候分配。大的山头，小的圈子，都会受到冲击。会得罪很多很多

的人，把自己搞得很孤立，使自己有一天成为众矢之的。这一切历史地落在彭德怀的头上。他做了。山头先削自己的，圈子先紧自己的，以他彭德怀的风格进行这项工作，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将常规部队压缩到 240 万，成为我军进入和平时期后最少的纪录。

余秋里和彭德怀一样，都是唯命是听，不计个人后果的人。

等彭德怀火气消了，余秋里才说：“彭老总，我准备去上任了，以后还得你多多指导嘞！”

“我还能指导你？”彭德怀一本正经地说，“你以后要多向总理和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请示，向富春同志学习，搞工业他们是行家！”

“我就怕承受不起这个任务嘞！”离开彭老总去一个陌生的领域开辟新的战场，余秋里有一种失去怙恃的感觉。

“人家相信你选举你嘛！”彭德怀说，“国务院的同志选了你，我投支持票。我相信你能打开这个局面！要不是石油困难，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我还不想放你呢！”

彭德怀说得认认真真，似乎他只是投了支持票而已。事实上，余秋里已经知道，自己这次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完全是这位彭老总的主意。

余秋里从 1954 年接替杨立三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部长，就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石油工业的期望和焦急心情，余秋里深有感触。在他的印象中，似乎每会都谈到了石油。余秋里也跟着隐隐发急，却没有想到自己会陷进这个有些神秘的难题。

前不久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分析工业发展形